

金曾豪·著

鹤唳

金曾豪
精品
动物小说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
获奖作家书系



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

鹤 唳

金曾豪 /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鹤唳/金曾豪著. — 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7.5

(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)

ISBN 978-7-305-16602-0

I. ①鹤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4503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

邮编 210093

出版人 金鑫荣

项目人 石磊

项目统筹 刘红颖

丛 书 名 金曾豪精品动物小说

书 名 鹤 唳

著 者 金曾豪

责任编辑 于李丽 宋冬昱

编辑热线 025-83597572

责任校对 杨 勇

装帧设计 王振德

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 本 1304×960 1/32 印张 6 字数 117 千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16602-0

定 价 28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第一章 冬

大顶子	2
天池	9
门	19
遇险	29
北归	34

第二章 春

乡关何处	42
山谷里的天堂	47
一个晚上的四个故事	56
鹤葬	62
鹤立鸭群	65
警鸭	72
走出小屋	77
蔑视	82
亮闪闪的环志	88

第三章 夏

天堂鸟	94
乌鸦智斗银环蛇	100
决斗	105
做客	111
大白之死	116
第一课	120

扁瓶子	125
盛宴	130
第四章 秋	
日出	136
地狱之鸟	140
阴谋	149
代价	154
恐怖之夜	158
误会	163
警鹤	166
隧道	176
蓝天里的红飘带	179



第一章

冬



大顶子
天池
门
遇险
北归

大顶子

从上往下看，云层非常像大海。

浩瀚的云海涌动不止，无垠的苍穹却屏息凝定，而高踞的太阳则壮丽辉煌。

单纯和岑寂形成了肃穆，浩渺和辉煌制造出伟大。

遥遥地传来几声嘹亮的鹤鸣：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

鹤鸣总有一种苍凉的情味，使云海之上的肃穆更显深刻。

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鹤鸣在罡风中震颤着，有力度地播送着一种生命的信息。它们来自大地，来自人间。它们欢呼的是生命的欢乐，喟叹的是生存的艰辛。

鹤群出现了。

十九只丹顶鹤排成斜斜的“一”字，翩然于云海之上。说“斜斜的”是因为这“一”字所指的方向并非它们飞行的方向。在空中，鹤群从不采用头尾相接的鱼贯队形。队伍中的每一只鹤都把长长的头颈笔挺地指向前进的方向，成为十九条“平行线”。这种队形保证了每只鹤都能看清前方，又能借助群体飞翔时所形成的气流。

在碧空、红日和白云的宏阔背景上，鹤群显得鲜明而和谐。即便在天堂里，也应当有生命的飞扬。即便在天堂里，如此美丽的大鸟也是有资格飞行的。

它们来自嫩江平原上的一个沼泽，要去长江三角洲某个温暖的芦苇荡。不管多么遥远艰辛，一年一度，它们都要作南去北归艰苦卓绝的迁徙。如果把出生地作为故乡，那么北方是它们的故乡，而南方只是它们的越冬地。每年十月，它们离开故乡去南方过冬，次年春天又要千里迢迢地返回故乡。作为候鸟，它们谨遵祖训，听从季节召唤，南北奔波，义无反顾。事实上，它们别无选择，因为迁徙关系到它们种族的生存繁衍——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？



在鹤的感觉里，天空中的风犹如湍急而清凉的水流。凭着高超的技巧，鹤群的飞行从容而优雅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它们不时鸣叫几声用以振奋精神和协调节奏。鹤群又开始爬高了。

飞在队伍最后的那只鹤有点跟不上节奏，它的翅膀似乎有些僵硬。它高声鸣叫着，鼓励自己跟上同伴。

这是一只雄鹤，朱红的额顶明显比同伴的硕大。硕大的丹顶在阳光辉映下熠熠生辉。鹤是没有名字的，但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称它为大顶子。

是的，大顶子有伤在身。

三天之前的傍晚，鹤群在一个三角形的沼泽地宿营。鹤群的迁徙路线大致是固定的，途中有不少它们熟悉的老宿营地。这个三角地就是老宿营地之一，它们对此是比较放心的。但这一次它们遭到了粗暴的骚扰。半夜时分，一艘摩托艇突然驶近它们宿营的芦苇洲。摩托艇的速度超出了鹤的经验，它们慌忙向芦苇深处退去。鹤在夜里视力不好，轻易不肯起飞。

摩托艇上的两个人没想到鹤群会退避得这么迅捷，他们以为在强烈的聚光灯下鹤群至少会惊呆一两分钟的。这儿泥沼遍布，他们是不敢离艇的，开着艇转悠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法再接近鹤群，只得悻悻而归。他们再一次低估了



鹤，等他们一熄掉大灯，一只愤怒的鹤就从芦苇丛里向他们展翅冲来。在夜色里，这只奋起反击的大鸟看上去仿佛一个巨大的灰色精灵。

这只勇敢而鲁莽的鹤就是大顶子。年轻气盛的大顶子并没看清艇上的情况，它的攻击是冲着那盏小灯来的。小灯的玻璃壳被啄个粉碎，但灯泡仍旧亮着……在紧接着的一片混乱中，大顶子的长喙不知怎么地被某个旋转着的钢铁部件卡住，随即被无情地切断……

飞在大顶子前的一只老鹤感觉到了什么。

“特尔，特尔……”老鹤是在询问大顶子，意思是：你还好吧？

大顶子没吭声，只是颤动了一下羽翼：没什么。

动物之间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它们的交流不可能精确，但它们确实可以进行即境即时、心领神会的交流。

大顶子其实已经相当虚弱了。三天来，断喙的伤痛折磨着它，更严重的是它几乎无法觅食。饥饿使它不顾伤痛而去觅食，但它下啄时总是忘记了它已经丢失了喙尖。鱼逃了，虾逃了，它甚至难以吃到一条蚯蚓。和鸡不同，鹤是用喙而不是用爪子扒土的。它难以叼咬住一枚野果，难以咬断和吞咽一根草，难以喝到一口水……

喙对于鹤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。



大顶子觉得翅膀下的气流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失去弹性，肌肉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僵硬，每一个关节都在瑟瑟作响。它不断抖擞精神，迫使自己跟上大家，迫使自己飞得平稳些、优雅些。它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些了。

“噢，噢……”大顶子在叫。

太阳坠入了云海，天空由湛蓝变成靛蓝。鹤群在云海之上飞行已经很久了。

云海之下有真的海洋——确切点说，大海在云海之下向左几十公里的地方澎湃。这个鹤群的南迁路线是和海岸线大致平行的。为它们导航的就是海涛声。鹤群没有首领，每个成员都不时地关注着海涛的“次声”（这是人类科学家的说法），不时参与前进方向的调整。鹤的群体越大，飞行的方向越准确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一只鹤这么叫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鹤纷纷加入这种鸣叫。

它们决定降落了。

飞行中的鹤是很少往下看的，它们习惯昂首眺望地平线。

这群鹤寻找着云海的“缝隙”。它们可以穿越云层，但它们不大愿意这么做——云层有时会很厚，长时间地处在迷茫的云雾之中说不定会遇上麻烦，至少那会使自己处





于手忙脚乱的应付之中。

鹤是一种自负的大鸟。你甚至可以发现它们是相当注重仪表风度的家伙。它们总是尽力保持飘逸的举止和超然的神态，使我们自然地联想起隐士或者神仙。在人间，它们荣获“仙鹤”的称号已经几千年了。鹤是个古老的物种，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六千万年。

云海终于出现了“空洞”。这个“空洞”不大，只一闪就在鹤翼下滑过去了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

鹤群作了一次逆时针的盘旋，在云层上画了一个倾斜的圆环，回到了“空洞”上空。

“呃噢，噢……”

鹤群在盘旋中徐徐下降。

云层的空洞大多是被上升的气流柱冲开的。上升的气流托举着鹤翼，使这种盘旋式的降落省力而又优美。

鸟在空中飞行，混合采用两种基本的方式获得升力，一种是靠翅膀扇动获得，另一种是借用上升气流的托举。鹤、天鹅、鹰这些大型禽类除了爬高时靠翼动，其他时候主要靠滑翔式飞行。滑翔主要依仗的是驾驭气流的技巧和经验，不需要付出多少体力。这也就是虚弱的大顶子之所以还能支撑着没有掉队的原因。



但是，大顶子心里明白：这一次降落之后，它可能就再也不能飞上高空了。

大顶子在降下云层之前对着云层之上的“天堂”呼喊了几声。这喊声嘶哑而动情，听起来像是一声悲怆的、无奈的道别。这是一声典型的“鹤唳”。



天池

鹤群飞临山顶。山顶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湖。

环围着小湖的是一带疏疏密密的芦苇洲，簇拥着芦苇洲的是一圈参差斑驳的杂树林。宁静的小湖上游弋着一群欢天喜地的鸭子。

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宿营地。

鹤群在降落之前解散了队伍。它们以自己喜欢的姿态着陆。有的鹤在收翅之前喜欢用细长的脚奔跑一段，而将



背部的毛竖起来以减缓前冲力；有的鹤在长足点地之后又拍翅升腾，然后再点地，再升腾，把降落的过程美化成一个舞蹈；有的鹤则把收翅的时间把握得非常精确，在双足触地那一瞬间正好使上升的力和下落的体重相等，动作简洁、轻灵而老到。

鹤在着陆后总会兴奋地鸣叫。它们可以长时间地在天空飞翔，但它们不能不回到大地上来。仙鹤的称谓只是人类对它们的赞叹，养育它们的还是天空下的大地。

它们仰天长鸣，它们俯地轻啄。

它们向往天空，它们亲近大地。

兴奋的动乱不久就平静下来了。它们得抓紧夜幕降临之前的时间做很多事：觅食、梳洗、选定宿处。当然，觅食是最重要的。

鹤群在觅食时散得很开，彼此间距一般在十米之外。它们神情专注地在滩涂上寻找野果、块茎、昆虫、蚯蚓；在浅水里捕鱼捉虾。它们在涉水时尽量不弄出声音，不时停下脚步埋头不动，把目光沉到水下，静等鱼虾的游近。这些渔猎老手不会受水的折射的欺骗，尖长的喙一啄一个准儿。

大顶子本是渔猎高手，如今不行了——原来百发百中的叼鱼动作总是够不上猎物，即使够上了，鱼虾也大多能



逃走。它的上下喙已不能完全咬合。断喙还影响到吞咽动作的完成，这是更麻烦的事。它已经挨了一天饿，可其他鹤并不知道。

这会儿，大顶子埋头守着一个田螺。它没法啄碎螺壳，只能耐心等待猎物出壳。这种饥饿中的等待容易引起焦躁，焦躁的情绪又加剧了饥饿的痛苦。

终于，田螺蠕动起来，小心翼翼地从小螺壳里探出了柔软的身体……

大顶子及时出击。它啄到了螺体，可不配套的喙未能咬住。田螺忙把身体缩回到它的“坦克”里。大顶子又失败了。

这会儿，一只老鹤在作环湖飞行。虽然降落之前已作过集体考察，但这只阅历丰富的老鹤还是有点不放心。

鹤群是没有头领的。这只老鹤只是为它和它的家庭不放心。

巨大的夕阳红如鹤顶。老鹤从容不迫地作环湖飞行，看上去像在作悠闲的“散步”。它轻灵的身姿在橙色的背景上成为一幅镶着金边的剪影。

因为有了仙鹤的降临，天池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池。突然出现的仙景让湖边的一个人看得发了呆。

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这个天池是他承包的鱼



塘。他是在湖岸树林里的一个寮棚里观望。他不敢走出寮棚，只怕惊走了这些美丽的大鸟。

老鹤没有发现老人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寮棚。这一带的树木非常茂密。老鹤发现了一队野鸭在湖边游弋，这使老鹤放心。鹤和野鸭常常相遇，它们没多少往来，但彼此都确认是友邻。多一个友邻意味着多一分安全。

其实，老鹤弄错了，这是一群家鸭。

在空中，连鹰也不敢冒犯鹤群。在地上，它们就得对狐狸、水獭之类防备着点。若是明着对抗，狐狸之类不是鹤的对手，鹤要防备的只是夜间的偷袭。鹤是坚强而自信的动物，它们真正害怕的可能只有一个对手——人类。

不过，鹤群这一次遇上的这个人是一位善良随和的老人。它们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和平而宁静的夜晚。

当黎明的青光在天池的细浪上粼粼闪动时，鹤群就开始了它们的早餐。它们的早餐进行得比较仓促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它们必须在起飞之前尽量吃饱肚子。

先是一只鹤鸣叫：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

接着是所有的鹤都鸣叫，鸣叫声参差不齐，此起彼伏，一片嘹亮。

大合唱起到了鼓动作用，鹤群兴奋起来，躁动起来，终于纷纷起飞。起飞得经过一段拍翅奔跑的时间。芦苇和

